

【大地风情】

□辛牧

利津,虽然只在这里工作过一年,我却从心底爱上了这里,把这里看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988年,我被选为山东省讲师团成员下乡支教。初秋,一辆面包车一路颠簸着把我们从当时的山东海洋学院(现为中国海洋大学)送到利津,安排在利津县教师进修学校教课。

教师进修学校的学生其实是各乡镇初中的老师。记得上第一堂历史课,我问:“利津有什么名人、名胜古迹?”一位来自汀河乡(现为汀罗镇)的老师说,铁门关最有名。可他怎么也讲不清楚来龙去脉,只是反复强调:“早没影了,都埋到地下了。”

那时网络没有普及,手头资料也少,我和山东省社科院的吕世忠特地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查找铁门关的资料,结果一无所获。

郁郁寡欢地快到学校门口时,正赶上旁边实验小学下午放学。孩子们成群结队涌出校门,有的打闹着从我们身边跑来跑去,碰到了我们,笑一笑便跑开了,我们丝毫不在意,反而觉得平时人烟稀少略显冷清的县城大街一下子充满了生气,心情爽朗了许多,不觉放慢了步子。两个扎了长辫子的小姑娘落在后面,发现有人看着她们,半低下头弱弱地喊了声“叔叔好”!我们急忙回一句“小朋友好”。俩人害羞地向前跑去,临到一个拐角,其中一个小姑娘突然停下脚步,回头朝我们舒然一笑,便倏地拐进了胡同。那朝霞般天真烂漫的笑,顿时让整条街道霞光万丈。数日来,心中从熟悉的青岛来到陌生的黄河三角洲而生的些许阴郁,一并被湮没了。

我开始习惯沿着黄河大堤散步锻炼。回校晚了,便转到街上,在某个水煎包摊前停下来。一次,当我和世忠拿起水煎包尝了一口后,两人才发现自己身上都没带钱,尴尬不已。摊主却说,带回去吃吧,明天从这走顺便把钱捎来就是了。那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妇女,穿着土气,却干干净净,并不像市井生意人,倒像是邻家大姐。我说,这种情况,在青岛是不可能的。世忠说,在济南更走了。我和世忠返回学校,抓起包便往街上跑去还钱。

县城不大,几周下来,便感觉无处可去。一个周末的黄昏,天空洒落着坚硬的雪粒,斜刺里刮着凛冽的风,我和世忠急匆匆向渡口赶去,想乘船过黄河去东营。

一条油漆斑驳的木船,孤独地横在浑浊的水面上,忽左忽右地晃荡着,摇橹的船工是一位满脸沧桑、缄默不语的大爷,正默默地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去。我们赶上前去:“大爷,还能渡人吗?”用了渡人这个词,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好笑,在这样的黄昏,在黄河岸边,“渡人”一词多少有些禅味儿。大爷低着头摇了摇,继续转来转去收拾东西。“渡一下我们吧!我们去东营有急事,很急的事!”大爷依旧不吭声,连头也不摇了。我

就这么爱上这里



着急了:“我们是利津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有急事去东营。”大爷意外地一努嘴:“是老师啊!上船吧!”一直到对岸,大爷没再说什么,也从未露出过笑脸,只是熟练地操弄着船桨。风雪交加,我心里却是暖暖的。

几个月下来,感受着这片土地的生机和温馨,只是心里一直放不下铁门关,总想找个机会去看一下。进修学校老师、我的同乡徐静知道我的想法后,借来几辆自行车,陪着一起去铁门关遗址。四五个人兴高采烈地一气骑行了二十多里,一打听,方知还在汀河乡地界上,还有好长一段路,热情一下子降温,停在了路边一家饭馆。饭馆老板听说我们要去铁门关遗址,像看外星人般盯着我们,不以为然地说:“去那里有啥看头?什么也没有,早埋到地下了!”那人一边说,一边抬起右脚在地上轻轻跺了两下。我有些木然地盯着他跺脚的地方看了好一阵子,心里泛起无限惆怅。

本想酒壮英雄胆,酒后再上路,可酒过三巡,谁也不提再往前走,大家十分默契地调头返回了学校。

那时,讲师团的生活单调,却有着家的氛围。一天晚上,大家凑到徐静老师家聚餐。正值酒酣,门被轻轻地推开,教数学的王老师进来,右手提着两瓶酒,左腋下挟着一团浅褐色包装纸。他笑着将酒往桌面上一放:“我迟到了,家里有点事儿。”顺手拖过床下一个马扎坐下,他把那团包装纸放到桌上打开,原来是一只烧鸡,然后,端起酒杯,“来晚了,自罚一杯”。

不一会儿工夫,房门又开了,瘦瘦的、身板不太直、看起来比较弱的教务处官主任进来了。他也不看我们,以一种探视的目光在酒桌上搜了一阵子,然后猛地收缩脖颈,做出一个很奇怪的表情,像是惊诧,又像是埋怨:“小徐,你这捣鼓些啥?别让人家济南、青岛大城市的人小瞧了。”说着,朝着门口喊了一声:“哎,进来啊!”这时,一个中年妇女,一手提个小水桶,一手捏着铁盆子跟了进来。官主任在酒桌上腾出地方,中年妇女将铁盆子放下,然后两手拿起水桶往铁盆子里一倒,嘿,热腾腾的一盆羊肉汤便

出现在大家眼前。一阵欢呼,酒桌上又掀起一次高潮。

桌子旁,不知不觉已经坐了十二三个人,屋子里洋溢着热闹的气氛。世忠见我喝得欢,用手捅我一下:“别慌,别慌,还早呢!”我说:“差不多了吧?”正说着,屋门又神秘地开了,和官主任一个办公室的副校长来了,提了一个塑料袋子:“光喝些白酒做啥?伤身体哩,这儿有红酒哩。”可就他这红酒,让很多人撑不下去了。

这样富有兴致的夜晚,诗意盎然,最好的去处自然还是黄河大堤。

从学校门口走出,向左一拐,经过一道土沟,爬上黄河大堤,黄河便呈现在眼前。黄河岸边的夜晚十分空旷,熟悉的月光静静地照在大堤上,稀疏的星辰在眼前闪烁嬉戏。云层褪尽,月光温柔地勾画着黄河模糊的轮廓。高于大堤的一垛垛青石纵横排列,安详地躺在与自己差不多高矮的树旁,聆听着黄河水滚动的声响。

带着酒意,踩着温厚的泥沙,我像在梦中行走,感觉大地是这般坦荡、踏实、安逸。我在心中慢慢地体味,储存着这片泥沙的味道;一次次虔诚地捧起泥沙,感悟着与它们的缘分。在这泥沙的王国之夜,一下子拥有了超脱一切的空灵,肌肤和思想跟沙粒一样,闪着淡淡的清光,像藏在心底的梦,飘然成浓郁的乡情、田园的牧歌。那一刻,我心中憧憬着把自己交出,虔诚地接受黄河的点化,在圣洁的月光里,成为一把纯粹的、干净的泥沙,时时倾听黄河的喘息和倾诉。

第二天,徐静跑来问我是否还去铁门关,我犹豫了。于是,直到返回青岛,我终究没有去成铁门关,成为当时的一件憾事。后来,到报社工作,几次到东营利津采访,彼时交通工具已经很发达,可总没有寻到一次合适的机会。

参加“进百镇·听乡音”从汀罗出发的文学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再次充满了对铁门关的向往,大有非睹遗址容颜不可的期望。然而,“跑车观花”,紧张的半天多时间里,只是浏览了铁门关展览馆,又一次与铁门关遗址失之交臂。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时间乡愁】

黄河兵谣

□法京涛

我曾经是一名舟桥兵,遇水架桥。那几年的春末,我们班都要遵照命令在黄河边的训练场旁边搭好帐篷,驻守三个月。

我们非常珍惜在黄河边的每一天。虽然是单独驻防,但作息时间和在营区的战友们是一致的。每天早上规定六点钟起床,其实5点钟刚过,大家都陆续起床了,把训练场和帐篷周围打扫干净,均匀地洒洒水,黄河边风大,这样可以减少尘土的侵袭;将固定帐篷的铆钉向下砸砸,也是防止风大把帐篷吹变形;把头天晚上收回来的训练器材再拿到训练场依次摆放好,部队来了就可以马上投入训练……一切都紧张忙碌,一切又都有条不紊,就如同队列行进一样自然从容。忙完了,洗漱。等待开饭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们欣赏黄河晨景的时机。

太阳已经高过稍远些的杨树林,红彤彤,晨雾也知趣似的隐去,河面河岸上的一切就都清晰明润起来。经过一夜没有干扰的沉淀,早晨是一天里河水最清的时刻。阳光无遮无拦地映射在河面上,如同在宽阔的水面安放了无数面小镜子,晶莹剔透;又像无数有着闪光鳞片的鱼儿在游动、跳跃,让人目眩神迷。想来,“水光潋滟晴方好”也并非西湖独有的美誉。河中那块有些神秘的绿洲上,栖息着更加神秘的珍禽白鹭,它们通体洁白,远远的,一会儿飞快地掠过水面,一会儿在高树低草间盘旋,一会儿又相互追逐,仪态舒展,优雅自在。再往前移动目光,平坦的水面一览无遗,岸边的鹅卵石似乎在随着水波的荡漾浮动。对岸的景物和这边有几分相像,也有不同的地方,仔细看,可以隐约看见被树遮挡的片段红瓦白墙。目光所及,都清凉,新鲜,生动,妙趣横生。我们一天的训练,也就在一片和谐美好中开始。

晚饭之后,我们在河边洗去一天训练的紧张疲惫。对黄河,我们始终怀有一种虔敬,河水似乎有过滤阳光的功能,即便是伏天,一天的暴晒也只是让靠岸的水变得温乎,再向里走上几米,就已经是一种冷意,虽不至于冰凉,但足以让人打几个冷战。我们只是在浅水处简单冲洗一下,再热也不会往深水处去。这除了部队严令私自下河游泳外,久居河边,我们对黄河的脾气也摸得很透。

顺着河岸巡视水里的装备,是职责内的工作,也可以顺便领略一下迥异于早晨的美景。我们的舟被牢牢地锚定在河岸上,整齐地摆成一行,金色余晖布洒其间,与舟身的军绿融汇在一起,河水拍打舟身的哗哗声传出很远,既壮观又温情,那是一种充满色彩的豪迈。这时,作为战士的那种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风大浪急,当我面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舟桥装备时,就会想到英国画家透纳的名作《战舰归航》,与之不同的是,透纳的战舰是在海上,我们的舟是在黄河;他的战舰是归来,我们是整装待发,但那种威严,那种气势,那种震撼,那种磅礴的豪情是相通的,它们水乳交融,固化成了战士心中永恒的精神雕塑。

顺着斜阳的方向,目光投向更为宽阔的河面,咦,河水怎么变绿了?不对。是变红了?也不对,走到近前去查看,其实什么也没有变,那只是夕阳光线给人带来的错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想必诗人白居易在发出如此真切的感慨时,应该是与我刚才站立的方位很接近。这样的时刻,闭上眼睛,也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若干唯美的意象,最先浮现脑际的恐怕是那句如画的诗——长河落日圆。

夜幕在不知不觉间落下,夜雾也在不知不觉间升起。我们的帐篷静静地肃立在那里,仿佛在召唤着我们归来。那个爱好音乐的战士坐在帐篷前,又吹起了他的竖笛,悠扬的《军中绿花》随风入耳,婉转,深情,勾起了深埋于心的思恋。微风,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河岸,它是战士最忠实的听众,也最能慰藉每一颗孤独的心灵。

桃痴父亲

就已经赶到现场进行指挥工作,那时我还在梦乡中;中午他为了节省时间,总是留在桃花节现场,简单扒几口饭,然后继续沉浸在工作之中;到了晚上,往往凌晨一点才能听见他开门关门的声音,可那时,我又睡着了。他不是打工仔,却总让我感受“留守儿童”的思念,但我又不敢告诉他,因为我知道,这个“桃痴工作狂”,已经将桃文化事业放在了如“生命”一样的位置,倘若他知道,想必他一定会在“慈父”与“桃痴”两个身份之间痛苦地选择吧。

而在暗处,他是一位仍在进步的学生。2011年,四十岁的他开始攻读硕士,那时我才上四年级,每天早上四点,总能看到他卧室中昏暗的灯光,听到他嘴中喃喃,活脱脱的一位“苦行僧”,古灯之下一心向“佛”。我本以为他念硕士只为了让自己的学位再上一个层次,却不想几年下来,竟想出了什么“六位一体”,并真的推动了肥城桃文化旅游发展,不知这“六位一体”是不是这位“苦行僧”的修行更上了一层楼。

对他来说,肥城比更北方的家乡还要熟悉,他将十八年光阴奉献在了这座城市中,汗水尽数洒在了桃文化开发中。

现在,许多小城人都渴望能到京津沪打拼、生活,而这位地道的天津人却在这座山东小城扎根。我常疑惑他为何不在天

津发展,可他总带着佛系思想:“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肥城与天津的发展程度相差很多,可父亲却傻气地不离开。他一直不肯告诉我他怎么会来到肥城,但隐隐的,我能从他与母亲的相处中猜出原因。母亲说不上漂亮,不化妆不打扮,而父亲心心念念的却是她。相识几十年,风雨同舟,在我出生开始记事之后,他们没有争吵,没有打架。就这样,父亲在这座小城中由“外乡人”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肥城人。记得几年前,流行什么“肥城方言考级”,我与母亲两个地道山东人只能以五级六级的成绩赞叹父亲的“十级”水平。整个肥城,无论去哪儿,他都轻车熟路,开车出门,车里总放着《桃花盛开的地方》。

作为一名大学文科生,父亲很早前手就开始痒,但每次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作罢。一转眼十几年过去,随着在肥城的点滴积累,他决心一定要为肥城留一部有关桃文化的参考书籍。前不久,这位“桃痴”真的撰写出了一本自己的书,一本关于肥城桃文化的书。这是他十几年的成果,他这些年的悲喜、苦痛、领悟都融在了这本书作品之中。

记得前些年,他嘱咐我了解“布衣院士”李小文以作为作文素材,然而我看后,不由自主联想到他自己——布衣苦行,粗茶淡饭,却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